

回族史论稿

杨怀中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回族史论稿

杨怀中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回族史论稿

杨怀中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字数：350千 插页：1

印数：(精) 1—750册
(平) 1—1,550册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克尼

责任校对：贺九鹏

封面设计：项玉杰

版式设计：李茂华

ISBN7-227-00650-x/K·82

定价：精装 8.40元

平装 6.00元

序

回族史是一门在建立过程中的学科，它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才能逐步建立起来。1944年，我在《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说：“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那时，“回族”跟“回教”一般没有什么区别。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我在研究回族史过程中所感到的一些困难。当时，研究回族史的，据我所知，也不过三五个人。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族史研究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我对于研究这门学科的体会，也有了一些发展。我在1944年所说的那些条件，对于研究回族史也都还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位研究回族史的工作者都要具备这些条件，更不是说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才能进行回族史的研究。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研究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

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在治学态度上，不虚构，不夸大，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简单重复别人已有的成果，也都非常的重要。所有这些，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坚持下去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这些年，特别是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回族史的专业队伍扩大了。其中有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地提高有关的修养，重视必要的治学态度，从而取得了各种学术成果。这是我们学术工作的兴盛气象。

杨怀中同志是一位中年学者，但在学术经历上已是一员老兵。1954年，他就从甘肃来信讨论回族史上的问题，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在六七十年代，他在宁夏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组织出版了一批关于回族历史文化和伊斯兰研究方面的书稿。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需要有一定的学术热情和学术勇气的。1982年开始至今，他同我一起编辑《回族人物志》。在这几年间，他在学术上的进步是显著的。现在他把多年来研究回族史的文章，汇集成书。其中，如关于西北门宦的研究，是在回族史研究和伊斯兰史研究上的开拓性的工作。全书共收文章十七篇，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工力和学术见解。书中对于一些问题的新的提法，我相信会引起同行们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我期待着有第二部、第三部文集的相继问世。

白寿彝 1991年元月于北京

路上更觉故乡遥远

——勉为杨怀中老师

《回族史论稿》前缀

黑黝黝的都市楼影吞尽星空，窗里无月，夜正深沉。沐浴之后，身心有一种透明的感觉。提起笔来，马上想起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沙沟庄子度过的那个夜晚。

对于我，对于一颗苦苦追寻但看不见方向的心来说，沙沟之夜是真正的启示之夜，是真正的人生中很难遭遇的转折瞬间——然而那一夜我震惊地、忍着剧烈心跳读过的，是杨怀中老师的《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

我出身于考古学和蒙古史；我读过的论文和见过的学者都很多——但是我终于不愿再弄这种学问，并且从职业上告别了它。后来我干着许多形形色色的事情，而心中的疑问一直没有获得解答——

什么才是值得献身的学术呢？

我不会阿谀地说怀中老师已经实现了这种学术，但我要

说，自从那个在星光下呈着一派艰忍暗红的沙沟庄子度过的夜晚开始，我觉得眼前有一条路被照亮了——这条路通向一种比考据更真实、比诗篇更动情、比黄土更朴实、比权威更深刻的人生。

这样的路常常隐遁不显。可是应当说自唐宋以来，这条路上一一直有人踟蹰前行。这路埋在穷山恶水和被遗弃的领域。它很象海上行船；前进之中失却着后路，一往直前更举目无亲甚至全无方向。

你时时记着、细细品味着你与贫瘠的故乡、与那些永远地感动着你的回族农民之间的一切，在精神世界里你如一个娇儿依偎着他们。然而物质的、严峻的现实中不见他们的影子——你在最艰险的崖坎上仍然必须独自爬过去，哪怕过去后身心交瘁遍体鳞伤。

你要经历许久之后才能知道——回族和伊斯兰在中国都是一种底层的概念；冲出母胎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终将成为一种少年丧母的孤儿。因为他们必须跻身中国。

这是回回民族特殊的分娩形式。这是回族优秀儿女成人的形式。这是回族与伊斯兰向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补给贡献的形式。

也许他们会愈来愈深地热爱上自己的母族；但势如离弦之箭，他们在介入中国大文明的疾行中离自己穷苦的母族愈来愈远。

也许他们会一天天淡漠自己的记忆；介入是竞争也是求

同，当他们真地在世俗世界功成路尽之际，他们精神上的虚空和怅惘是难以形容的——早在明代，这种现象已经引人注目。

海瑞——据其姓氏、故里、性格便可以看到一种非中原的异族味道。考证他族属的最佳资料也许正是他的回族式的烈性。“骂皇帝”的怪僻和罢官后深刻的悲观，也许正是回族知识士子否认自己血脉的结局和前定。

李贽——祖姓林，六世祖林鸢是泉州巨商，航行往来波斯湾，娶“碧眼女”为室。他与中世伊斯兰胡商番客的血缘相当清晰——因此他才敢离经叛道，著书立说再题以“焚、藏”。由于这种血中的魅力，当年士子人人各挟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放浪于哲学，相知于女子，又求佛又学道——李贽对于伊斯兰的一丝回忆和血统，也许是割舍得最为彻底的。但是绝望更加深刻。最后他在用剃刀自杀前，才留下了一篇似乎要教给后人回民葬仪的遗嘱。只是晚了——狱卒问鲜血淋淋的李贽：和尚痛否？答曰：不痛。又问：和尚何以自割？李贽——这位孔孟儒学体系中的异端诸大师答道：七十老翁，更有何求！

郑和——哈只云南马家的儿子，中国海军史上最伟大的统帅和世界诸大航海家之一。第三次远航归国后，郑和虽不声张，却回到云南家乡度过斋月，很可能还曾参加过尔德费图尔（开斋节）的礼拜——伊斯兰中心之一的云南家乡会便他在那一个斋月里完全做一个穆斯林。但是在郑和的政治军事外交生涯中，族与教的影子显然很薄，他与回族回教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是在分离告别，而并非归回依附。所以，海军不信郑和是

回回，也就并非是一种无知可笑的现象了。

一面是中国历史伟人的桂冠，一面是难逃的悲剧故事和祖先的否认；这难道真的可以谐调么？这里面难道就不存在湮灭了、更重要更真实的历史么？这些故事是孤立的么？如果你把它们渐渐看为普遍的，那么你获得的认识究竟是什么呢？

致使中国史上的回族人物孤独的原因，还不仅是血统的、前定的因素。除开步入中国文明的上层——中国文化界之后必然遭遇的融化、自卑、以及与中国文化界并立争雄之后的远离家乡之外，回族优秀人物处境艰难的原因，正来自于回族内部。这个命题非常暧昧难以深究；但是在呼唤一个振兴和升华之前，宣布一场自我批判的时机也就近了，哪怕批判者的认识朦胧。回族不是一个低文化水平的民族。回族拥有的一神教世界观，是人类最基本的认识论真理之一。回族只有敢于批判清除自身的病毒，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怀中的论文中批判了回回民族中的“乡约”传统；其尖锐和准确，不见于以往的回族史研究。

乡约就是封建统治者用高官厚禄豢养的治理、监视、限制、侵犯回族及其心灵信仰的那种人。元明之季不易细考；乡约制度确立于清乾隆年后，代代流毒，祸害不已。

杨怀中的学术，在字里行间教育读者批判乡约传统。从他的论文中可以读到一种信义和赤诚——而这正是回族学的读者的心理。明清无考古；读者会用自己的体验来感觉和判断。乡约——求官的族病产生于回族的分散性、商业传统和受

压迫史。而除开乡约之外，回族特有的小商贩业也不是一种高水平的文化。小商的求生手段一旦成了传统，一旦在一个民族中占了太大的比例，就会潜移默化地销蚀这个民族担负的意义重大的使命。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这种劣性尤其常见于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小商传统在学术以及思想方面的浮现，不仅使从郑和到刘介廉种种类型的大家大师难以产生，而且直接营造着陷自己的代表人物于孤独的环境。

但是，无论有着怎样的内部环境和外部处境，回族——像我那穷得失明的曾祖母夜夜纺线供养儿子读书一样，像我们几乎每人都拥有的那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一样——仍然不绝如缕地为中国献出着最优秀的儿子。

杨怀中老师的学术最大的贡献，是他用纯粹传统史学的方法，尝试表达了多少年来压郁在回族人民心头的那种情感。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情感。本文开头我写到几年前我在沙沟庄子初读怀中老师著作时的感受，我觉得一种自孩提时代就朦胧有过的、不能证明也解释不清的情感，在那暗红山峦的环境里突然被引发出来并猛然在胸中燃成一片大火。一种非理性的坚信不疑，一种突然降临的历史观点，都被他那篇论文突兀地揭示出来了——我相信，有着类似血统和心理基础的人，哪怕他是一个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哪怕他是一个有理想追求渴望的无神论者，都会被这种学术所启发，甚至改变自己的人生。

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正因此问题更加严峻。你一面批判着自身和自己的传统，一面揭露着迫害和对人心的侵犯，那么

你从事的事业是历史学么？难道这就是年轻时曾经想过、而涉世一深便逐渐淡忘的初衷么？

这就是那种值得为之献身的学术么？

也许怀中老师已经深沉地抉择过。也许他只是不自觉地顺从着自己的天命。问题在于世人并没有区别他炽热的文章和许许多多印刷垃圾。杨怀中老师因他接近着学术的原初质问，也一天天接近着前述明代回族历史人物的前定，或者停滞以求喝彩，或者前进放弃理解。

在中国史学史上，《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是凤毛麟角。原因在于：这篇论文完全与它的研究对象——大西北贫瘠荒山里的回民心底深埋的东西一致。它的勇气、火候、准确性，都不是应时文章所能比及的。如果杨怀中老师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么他接近的是心灵的模糊体验而不是史学的广引博证。他最终要直面对峙的将是旧史学的方法论，以及在那种方法论周围滋生的阵营。

巨大的、孤军深入的艰难正等着他。连锁而来的原初质问尚刚刚开始。郑和、李贽疏远了母体，那么投入母体会有怎样的情景呢？用孔孟之道诠释伊斯兰教的命题当真成立么？中国回民中的宗教观点和实践，确实能够经受住一神论思想体系的检验么？

作为一名晚辈和他心血之作的读者，我不能再渲染道路的崎岖了。作为追求真理的同道和另一个回族儿子，我愿在承受着为师作序的沉重的同时，与我敬重的师长共同思索。

几年前在沙沟庄子度过的那个夜晚已经远了，印象中只有一派费解而神秘的暗红。走出村庄，踏上大路，无论甘肃、宁夏都是沉默的冬日风景。

但是你如今不能再回家。如今你只能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既然你举意要统一人心和历史。

因着怀中老师的一篇论文启蒙，如今我也走到了这条路上。也许怀中老师和更远的先行者就是这样设想的：总会有人上路。也许，回族的路在前定中就要这样走。也许这就是回族的一种形式，一种渡世的形式。

张承志 1990.3.

目 次

伊斯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1
唐代的番客·····	50
宋代的番客·····	82
元代东来的回回世家·····	129
赛典赤·赡思丁和他的家族·····	177
中国科学史上的扎马刺丁·····	205
对《回回药方》的两点想法·····	224
郑和航海的历史贡献和它的局限性·····	229
甘宁青回族中的苏非派·····	256
对西北地区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几点认识·····	278
心灵的眼睛	
——伊斯兰苏非要义·····	295

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	310
----------------------	-----

十八世纪的甘肃冒赈案·····	371
-----------------	-----

近现代回族史显示的民族特点

——兼及回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440
----------------------	-----

对当代回族发展中历史困扰的思考·····	457
----------------------	-----

马骏烈士的几则史料·····	473
----------------	-----

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资料调查研究的设想·····	492
-------------------------	-----

跋·····	512
--------	-----

伊斯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先知穆罕默德曾说：“知识是穆斯林丢失了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都应该把他牵回来。”1986年2月我初访哈佛大学，在图书馆内参观了已故约瑟夫·费莱彻教授毕生收藏的有关中国伊斯兰的典籍、民俗资料和他自己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手稿。睹物思人，我对费莱彻教授为研究回族历史与中国伊斯兰史付出的辛勤劳动肃然起敬。对他的与世长辞，确有丧失良师益友之痛。

三年后的今天，我有幸万里重访。此刻，站在哈佛大学神圣的学术讲坛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尊敬的学者，宣读我的《伊斯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论文。让我们大家的思路暂时回到遥远的历史年代中去。

公元七世纪，沉默的亚洲大陆在崛起。

东方的哲人们仰望星空，俯察大地，透视社会，沉思生命。他们似乎捕捉到了宇宙的奥秘，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东方人的智慧苏醒了，东方人的生命力迸发了。

先知穆罕默德隐遁在麦加郊外的希拉山洞里，日日夜夜，

深沉地思考着：那日月星辰，那克尔伯神殿里泥塑木雕的群神，以及东方金碧辉煌的偶像神灵，它们是否主宰宇宙；它们是否决定人们的命运，安排人们的吉凶祸福？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是接受“天启”《讨拉特》（《旧约》）和《引支勒》（《新约》）经典的宗教，也主张信仰独一。可又说欧宰尔是安拉之子，马尔焉（玛利亚）之子尔萨（耶稣）是天主，对这些教义应怎样认识？还有人说安拉不是一位，还有两位、三位、甚至多位，难道安拉有副体、陪体、分体？这位先知终于发现茫茫宇宙，大千世界，只有一个终极的原因和存在是真实的，这是唯一值得崇拜的。当他获得“天启”，彻悟之后，走出了山洞，向人类宣告：

他安拉至尊独一。

安拉是无求的。

他既不生育，

他也不被生育。

他是没有任何物可做匹配的。①

凭着皈信独一安拉，谋求两世幸福的共同理想。穆罕默德团结和教育了千百万穆斯林顺应时代潮流，开展宗教和社会变革，从而把愚昧落后的阿拉伯社会推向了伊斯兰的文明境地。

就在这一时期，东亚大唐帝国崛起。英明的唐太宗皇帝吸取隋王朝在农民战争风暴中灭亡的历史教训，调整了经济政

①《古兰经》第一一二章《纯正章》（以赫俩素）。

策，对内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招徕远人，开展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大唐帝国的社会精英接受和传播了慧能禅师的创见：佛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佛不是石雕，也不是泥塑，佛就在人们的心里。人们的思维应当从语言文字、概念、逻辑推理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让心灵直接感受生命、拥抱宇宙，这大大地解放了大唐臣民的思想，启迪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从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唐代封建文化。

此时，东方历史揭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8月25日，希吉拉历31年1月2日，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特使首次访华，使臣在长安大明宫里觐见了唐高宗，特使转达了哈里发对大唐天子的致意，陈述了伊斯兰文化的大义，以及天方的风土人情，^① 这为长达八百年的中阿经济文化交流建立起了友好的桥梁。这件事还预示着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多元结构的中国文化领域里，伊斯兰文化将异军突起，为中国文化增加一个新品种。这件事也为中国伊斯兰文化写下了序篇。

在历史开放中默默地移植

唐宋时期（618—1279年），中国封建朝廷为扩大财源，很重视国际贸易，为此制订了相应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如设立“提举市舶司”，“以徕远人，通远物”；增辟港口、制订管

^① 《旧唐书》卷四。